

資治通鑑補

寶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三

起開皇二十年盡仁壽三年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

隋志司安郡梁置羅州後改晉州後齊改江州

陳復曰晉川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

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

行軍總管

隋志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蓋懷州

帥步騎五萬討平之賀若弼復

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

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穎曰陳

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及平陳逮索內

史又索僕射我語頴曰功臣正宜授勲官隋書上柱國至帥都不

可預朝政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

必不得弼力何峨峨邪峨峨有言不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

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

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

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

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考異曰楊帝紀日出靈武無虜

頭遁逃而去晟傳曰達頭與王相抗蓋達頭而還突厥傳曰晉王出靈州達

同寔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

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

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

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侯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

卒乎

史萬歲戍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

侯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

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

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侯利

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

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翼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

補註莫緣可汗之說殆突厥既降後以其國之尊稱稱隋王也但文帝本紀及突厥傳俱不著其事此史官襲載之疎也帝又

遣趙仲卿爲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隋志榆林郡金河縣隋初置榆關總管定襄即雲內縣之

恒安 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

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丞範庶臣  
下守之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貢汝俊慙怖疾遂篤乃復  
拜俊上柱國初許智藏少以辯術自達俊疾上馳召之俊於是夜  
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來其人若到當必相  
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  
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六月丁丑  
俊薨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  
立碑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錄事功  
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法  
田水鑄士等曹行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事典籤等職名碑者葬  
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  
事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  
也

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漢之栗

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栗姬子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七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

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

為喪主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

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蜀鎧蜀人所作

也蜀人工巧所作鎧甲已精麗而勇又文飾之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

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

衣服各畱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

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菹菜為菹醬醃也肉醬或

醬皆謂之醢又菜菹謂之醬內則芥醬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謂勇仕周時若存記前

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

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璽對

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

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隋制太子

珠九龍青織充耳犀簪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纁

粉米黼黻四章纁成爲之白紗內單黼領青纁襖赤帶金鈎鏤

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線黼纁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

鏤首璫玉雙佩朱組雙大纁四采赤白纁組純朱質長一丈八尺

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纁綬長二尺六寸色同

人綬而首半之開施二玉虞朱纁赤舄以金飾因下詔曰禮有等

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致正冬朝賀

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

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

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生長甯王儼平

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

王諒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遇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縵綵無文者也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章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肖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



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  
於諸下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  
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  
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栝勺是以  
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勇小字我爲伊  
索得元家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尙爾我  
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遺汝  
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  
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  
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爲壽州刺史

淮南郡舊屬南則爲壽州  
屬北則爲揚州開皇九年

改曰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  
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  
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與內宮戚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  
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  
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  
與約相見其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  
死似沈靜而內多譎詐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  
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其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  
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  
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  
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

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啟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止無不用立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係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

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其食豈若覲

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

廢者

廣小字阿廢

嘗恐其暗地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

輔賢造謠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

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

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

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

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

忌勇迺於元武門達至德門

元武門隋大興宮城正北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

量置候人

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

侍官謂直閤直

神武天皇二十年

寢直備直後備身直長等蓋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衛府 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

之以左衛率蘇孝慈沈謹有器幹出爲浙州刺史隋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勇

隋志浙陽郡  
西魏置浙州

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元象

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鼓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晉王

鼓君正見一百六十二  
卷梁武帝太清三年

晉王

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

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裔姬威曰東宮過

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

諸郎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翊日御大興殿謂侍

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蘇邑然愁苦吏部尙書

牛宏對曰臣等不利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

之故於眾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宏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殿備仗衛如入敵國  
我爲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  
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  
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官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  
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言自仁壽宮事敕向長安太  
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  
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君大事不遂  
我先被誅謂禪代時事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  
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迺  
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  
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晉從南克

州來語衛王云阿嬭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

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賞賚

之勇卽對曰會當殺元孝矩

孝矩元妃之父

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甯初

生

勇長子甯封長甯王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遭來案且雲定與

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屑昔晉太子取屠家女

其兒卽好屠割

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

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

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

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晏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

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

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從樊川至散關總規爲苑

兼云晉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

美我實無金以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  
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  
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尙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  
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  
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席高緯陳  
叔寶豈雙子乎言二君皆廢出而亡國嘗令師姥卜吉凶師姥巫媼也此女老稱語臣

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

朕近覽齊書

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蓋崔暉發齊紀也

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

忿憤安可效尤耶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  
紙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  
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宏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



在仁壽宮有織芥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  
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  
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宏付獄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參起居還途中見二枯槐根榦盤錯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  
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燧取火之木也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  
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末東宮門下坊執司經宮  
門內直典藥藏齋等六  
局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

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  
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  
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  
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太白晝見

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

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

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

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

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甯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

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螯手螯手壯士斷腕不宜復留

意文林郎楊孝改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

上怒撻其胸己巳詔元晏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隋志太子家令掌刑

法食膳食庫什物奴婢等事左衛率司馬夏侯福隋左右衛率各置長史司馬典膳監元淹

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屬門下坊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主璽下士

後周立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

綽游騎尉沈福寶

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

瀛州衛士章仇太翼

是後煬帝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裔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

特免死

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大作匠高龍又率更

令晉文建

隋率更令掌東宮伎樂漏刻

通直散騎侍郎元衡

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皆

賜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

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竝千段賞鞠勇之功也天

翼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隱於五臺山閑居味道不求榮

利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

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帝惜其才而宥之其後目

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

服異器以求悅嬪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

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議魏郡陸爽竝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訓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

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

夏侯

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時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

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嬙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

身爲宮卿職當調護

左右庶子謂之宮卿

乃於殿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

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

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

實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

可而莫肯發言臣安敢畏死不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

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婦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

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玄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

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

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實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

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

以不被親任者良山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恩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尙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旣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旣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

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尉遲迥之亂高祖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  
見羣鴈飛來高祖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鴈即應弦而落三軍  
悅服高祖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做夜之備虜亦不  
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  
皇太子嘗受冊曰天下地震京師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  
壓死者百餘口太子請降章服官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  
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川總管郭衍預焉隋書  
豫章郡平陳侯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隋志東宮置左右帝囚故  
洪州總管府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  
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  
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

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  
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吝不  
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元齡與杜果之孫  
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聞人多矣  
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  
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

鬼神卒已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

隋志  
佛者

西域天然之迦維衛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位出家  
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道經云有元始天尊者  
生于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渝壞劫數  
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  
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蓋吳山亦  
謂之吳嶽也鎮即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荊州其山鎮



曰衡山潯州其山鎮曰華山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兗州其山鎮曰岱山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隋開皇十四年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于會稽縣界南海于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酒掃十六年又詔北鎮于營州龍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恆嶽嵩嶽皆先有廟四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附錄帝以魏大

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馮翊般若寺於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嫗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甚幾絕困不能啼時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成行及是無因而至詣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彌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太顯乃以帝嬰兒尼將帝于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常來抱帝忽見頭上角出獨體鱗起皇妣大驚墮帝於地尼自外至見之曰已覺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後大貴當復興之一切神明皆還來及帝踐祚遂重興佛法每以神尼為言又云我與由佛法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同時悉改為大興國寺又命王叔為神尼作傳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是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弟冑王整之子也帝微時與

整不睦其妻尉遲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整在周時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帝受禪追封蔡王尉遲妃至開皇初薨將葬帝謂人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順我不可與爾角瞋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言我後百日當疾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及父母亡後二弟與婦又譖我於晉公於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入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惟食至暫開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閒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借也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在州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

私謁侍讀公孫尙儀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而已帝由是憐而召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

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

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

齊郡齊州行參軍在諸曹

行參軍之下典籤之上世佐曰隋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爲名者並改爲參軍楊帝置諸司曹佐改行參軍爲行書佐隋志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

行至滎陽

滎陽縣屬鄭州

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

固其職也重勞援卒

援送

之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

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

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

至京師如致前卻

謂或前或卻不能如期

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入

咸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  
悉召流人令攜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  
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  
偕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  
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雍縣岐州治所太史令  
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日景長一丈二尺  
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  
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  
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

孔安國曰璣美玉 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

璣者正天文之器

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赦天下改元 以尙書右僕射楊素

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 突

厥步迦河汙犯塞代州總管韓洪拒之遇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突厥復悉眾圍之矢下如雨洪潰圍而出死者大半趙仲卿自樂甯鎮邀擊斬首千餘級洪坐除名

以晉王昭爲內史令 辛丑詔曰投主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

意傷人臣之心自今而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二月乙卯朔日

有食之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壬辰驟雨震雷

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

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秋

七月改國子學爲太學 初帝愛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

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冬十一月己丑有事於南郊如

討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山獠作亂以衛尉少卿

洛陽衛文昇爲資州刺史 隋志洛陽縣屬河南郡洛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治盤石 鎮撫之文

昇名元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 開皇十三年置大牢縣宋

安縣隋置大牢鎮九城 文昇單騎造其營謂曰我是刺史衛天子

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咸悅解

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緡二千匹壬辰以文昇

爲遂州總管

隋志遂寧郡後周舊遂州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

詣京師請討之

隋志義安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瀛州平陳置漸州蒼梧郡梁置成州隋後改封州帝敕楊

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卽遣盎發江嶺

兵擊之

江嶺謂江

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隋志漢陽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

詔

以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

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治大利

長孫晟爲受

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

仁壽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

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

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

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虜不覺之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元感爵柱國賜元縱爵淮南公元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是拜柱國與父俱爲第二品朝會齊列其後上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 四

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兵部尙書柳述慶之孫也

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

武帝太清二年

尙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

長萬年韋雲起

符璽局屬門下省直長四人萬年爲京兆

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

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



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  
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  
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  
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嗇之討西蠻也帝令  
上開府儀同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驀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  
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  
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開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  
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  
及太子勇以譏廢晉王暕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  
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  
司馬源師諫

源師即北齊源文宗之子蓋是時亦老矣

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

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忠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  
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  
處而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慙生異  
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  
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平涼郡  
置原州馳  
傳代之楷至秀猶未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  
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  
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官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  
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乾  
肉爲鮮魚置竹筍中以蠟閉口衣襖裏而納之襚也著作郎王劭  
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

花妓樂來迎又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福善願

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

釋典善覺也薩寶也菩薩言能普濟眾生

臣謹按八月

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

大寶殿在仁壽宮中廢殿也

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

虛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升遐

後二日苑內夜有鐘三百餘響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悲

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

隴西地震

冬十月癸丑以工部

尚書楊達爲納言達雄之弟也

閏月己丑詔楊素蘇威與吏部

尚書牛宏等修定五禮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

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

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

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

上弟整從周武帝伐齊至并州力戰而死然竟從吉言吉退

造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

宇文述時公前爲左衛率

稱我當爲天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

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

傳也汝其識之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

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可別封

一子義康公邑萬戶

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宋康郡平陳改曰義康郡

竝賜田三十頃絹

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

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

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

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云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祲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秀集中集文俱以聞奏上曰天下甯有是邪因歎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僚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推謝曰伏願慈恩賜坐矜愍殘息未盡之閒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宄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

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

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

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前朝後市臺省皆在南故尚書省曰南省御史臺曰南

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於階下端

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

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

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

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

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史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

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潁以天挺良才元勲佐

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

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甯

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昇並爲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碾所以礪物器也碾磨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戚故吏布列清顯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

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或及吏部尚書柳述尚書右丞

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甯州刺史

隋志慈州郡後周屬嚴州開皇六年改曰

西甯州十八年又改曰舊州毗刺西甯蓋十八年以前也

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

豪傑遞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

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

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

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

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作福其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

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榮枯由

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運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  
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元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  
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  
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  
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  
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科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  
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亦寢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  
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隋志河  
南郡伊州素既被疎柳述益用事攝兵部  
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

城此城蓋秦漢間廢  
城之王所築也

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

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州  
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  
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  
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 是歲河南  
河北諸州大水

癸仁壽三年夏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菽斷蓋以四時之變  
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  
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母還服於菽者服之正也豈容菽內而更小  
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菽祭禮也菽而除喪道也以是  
之故雖未再菽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

喪祭之本然其喪有練于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暮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禮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經黃裏練絲經則布葛在躬羸服未改豈非經哀尙存子情已奪故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詔曰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然致治不藉羣才未之有也但恐王道衰民風薄上下相蒙君臣義失是以行歌避世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愠雖求傳賢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其令州縣搜揚賢哲不限多少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

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爲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

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既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

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尙爾況有罪耶杖之自若觀州長史元宏嗣

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杜佑曰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遷幽州長史懼爲

榮所辱固辭上收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豈乎

何敢玩我於是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皆罰之每笞之

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宏

嗣付獄禁絕其糧宏嗣抽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案

驗奏榮暴虐臧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宏嗣代榮爲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開皇初置義倉今置常平官掌之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

太平十二策隋志龍門縣屬河東郡王召見於太極殿與語大悅曰得生晚

矣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上遂不用通退而與楊素蘇夔李德林語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其故通曰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言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

得歷開皇

十年李德林已出爲湖州刺史後轉懷州刺史而卒此時之卒與不卒雖未可知然其不立朝端斷可知矣是時何得與之語邪豈此時偶朝觀至京師而通適與之出見亦未可知也存之以俟再考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

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既罷歸

遂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

多置通鑑原文此下有弟子賈瓚問息誦一條共七十七字今移置

于一百八十六卷唐高祖武德元年王通卒下作小傳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

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于啟民步迦眾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  
送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眾

資治通鑑補

文帝仁壽三年

臣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隋紀四

起仁壽四年盡煬帝大業三年凡四年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辰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

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變與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

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竝付皇

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是月有星入月中

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雁門迹長四尺五寸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



八日乃復 甲辰上疾甚百僚入問上臥與公卿辭訣竝握手獻

欲命太子赦章仇太翼召太子入居大寶殿又召尚書左僕射楊

綏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

此又一元巖前蜀王秀長史之元巖封平昌郡公此元巖去龍

潤縣公見附書列皆入閣侍疾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

防禦也

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

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有宣華夫人陳氏者陳高宗之女也

陳宣

帝廢貴文獻皇后既崩陳氏與華容夫人丹陽蔡氏皆有寵及是

侍疾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

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

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

曰勇也述屢出閣爲敕警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屢擊大

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帖神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

節度丁未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

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考異曰道敎大業略記曰高祖在仁壽宮

陳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於別室既還面傷而髮亂高祖問之蔡

泣曰皇太子爲非禮高祖大怒蔡指出所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

侍郎元巖等令發詔追庶人勇卽令廢立帝事迫召左僕射楊素

左庶子張衡進壽藥帝勸驍健宮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

直仗立於門巷之間以爲之衛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馬蹏通屋

日上有疾于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獻歡是時唯太子及陳

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事逮

令召勇楊素秘不宜乃屏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及御屏覓痛之

聲聞于外今從隋書陳夫人與後宮閭閻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

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

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官人咸悅相謂曰

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可致謝諸宮人其逼之乃拜使者其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隋紀四 二 以爲禍

夜太子蒸馬鬣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五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壹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用財至於賞賜有功卽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其自奉養務爲儉素乘輿御物故敝者隨宜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令行禁止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閒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比按仁壽末年大業初之數而

言之也按周之平齊得戶三百三萬而隋受周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周氏初有關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漢境戶不滿百萬也陳氏之

亡戶六十萬大約隋氏混壹天下見獨冀州已一百萬戶隋以信  
戶未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都郡爲  
冀州北以古冀州之域言之也冀州兼有幽并營三州地  
其界比他州爲最大其後以天文畫疆分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  
度爲大梁冀州分府志以信都清河魏汝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  
文城臨汾龍泉西河離石雁門馬邑定襄樓煩太原襄國武安趙  
恒山博陵河間涿上谷道陽北平安樂遼西等郡爲然猶忌苛察  
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并營三州地故其戶最多

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係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又不悅

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聽援立非人逮於暮年持法尤峻喜怒

不常過於殺戮此其所短也帝既崩太子秘不發喪會伊州刺史

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帝詔賜故太子勇死

綏殺之然後陳兵集眾發帝凶問太子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

任乙卯發喪太子卽皇帝位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隋書房

遷縣舊曰房陵道新縣郡界未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爲光遷大  
業初置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入勇亦臨加敵害忌

思補樓

其爲厲皆鈎埋之段隋書北史皆云瑒帝陵極嚴嘗從行卒于道實仇之也諸弟分徙嶺表仍敕在所皆殺焉今從之 按通鑑下文大業三年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於大興前殿柳後殿及七弟述元廢竝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公主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年十八適述諸姊竝驕倨公主獨能折節婦道事舅姑甚孝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爲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

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立從事不拘律  
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譖廢居常怏怏及蜀土  
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  
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  
邊高祖使諒禦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  
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罷之高祖怒曰爾爲蕃王惟當敬  
依朝命何得私論宿憾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  
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爲王類者僧辯之子偶  
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  
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焚賊守東井樊城前星東井秦分饒  
曹鄴人傳奔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

經晉志東井八里天焚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

諒不悅及高祖崩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

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黼符合者

開皇七年領青龍符于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驪虞南方以朱雀  
北方以元武是後三子分居方面并攝益三總管統蜀其廣故爲  
王黼符漢王諒賊敗雖留守東  
西兩都用王黼符至唐猶然 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

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

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

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

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嵐州樓煩之地也按

隋志大業四年方置樓煩郡管下秀容縣舊置隰州開皇十八年  
置忻州大業初廢又按唐志樓煩郡平劉武周置東會州武德六  
年改嵐州而義甯元年復分秀容置忻州喬鍾葵者既爲嵐州刺  
史而隋志不載嵐州建置當考宋白曰後魏置嵐州因崞嵐山爲

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

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從

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此關西謂

蒲津關以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南距大河北盡燕代皆高齊之地也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

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參軍聞喜裴文安說

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

遣羸兵屯守要害仍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同州朝邑縣有蒲津關度

河東朝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掣頓於霸上咸陽

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



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

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今梓

官尚在仁壽官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勦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圍停私之徒拉羅授高位付

以心督其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相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

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號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宮彼雖徵召未暇聚我大軍絡繹

隨王而至此則亥討王直資河北征率天下之諒大悅於是遣所兵百道攻我則難為主人此下計也今從隋書

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

隋志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為水經注太

谷谷名在祁縣東南河陽大將軍裴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

武馬懷州欲由此渡孟州建出并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

雁門郡代州也時李景以代州拒諒使鍾葵自嵐州

之攻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紀單貴王暉等直指京師

紀單貴復姓帝以

右武衛將軍洛陽邛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藏

雜儼

新唐志曰婦人施羅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帶及頸武后時制冒蓋盛中宗後無復羅羅矣故帷冒起于隋詐

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門司蒲州之城中豪傑亦

有應之者耶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謂

司馬北平榮毗河東要害國之束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恟

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

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裴文安等

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此蒲津之

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而召文安遣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

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珣為

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

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隋志臨汾郡晉州

州後周改絳州上黨郡後周置潞州上黨郡襄垣縣後周代州總

置韓州大業初州廢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罷州

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蕤景擊斬之諒復遣喬  
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  
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  
慈司法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  
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山撫循  
而已帝遣楊素將驍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  
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  
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  
所量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  
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  
弟懿曰吾區區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

之徐伺其便毓勳之子也

豆廣毓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毓兄顯州刺史

賢

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州州西魏改淮州隋皇五年又改顯州

書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

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

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

隋志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龍朔州後周改曰介州

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

屬在縣下毓謂

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

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

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

虜虜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

考異曰皇甫誕傳曰楊素將至諒屯

清源以拒之按諒屯清源時素軍已迫何暇自還毓今從毓傳

毓見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

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

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逝皆死基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

魏郡滏陽縣後周置開皇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

魏郡相州治安遂自滏州攻黎州

隋志汲郡黎陽縣舊滏黎州塞白馬津

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北對黎陽岸塞之使

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

不得渡軍於河陰

魏郡北對河陽岸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

眾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

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

魏九域志鄭州縣屬縣有須水鎮然其地在河南史祥既濟河

公理當退戰于河陽界水經注須水出原城西北原山

魏九域志鄭州縣屬縣有須水于河疑須水當作須水杜佑

通典作須水則須字誤明矣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

趣黎陽基良軍不戰而潰祥聞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

管衛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

雄受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

拜廣州而使之往  
廣州未得之廣州

又以左領將軍長

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其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

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

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

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

時劉建聞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縱火燒其郭下祥登城望西王

母廟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

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

會子雄軍至破建於抱犢山下

隋志恆州石邑  
縣有抱犢山

建乃遁去李景被

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

馬邑郡朔州與代州接境  
楊義臣本姓尉遲尉遲邈

之亂義臣父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高祖慰解之後崇  
與突厥戰死義臣自幼養于宮中以其父誠節賜姓楊氏義臣帥

馬步二萬夜出西陁

新唐志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

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

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

驅之匿於澗谷閒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

進一時囂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

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

隋志隰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永安郡開皇十六年置

汾州十八年改呂州

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

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

高壁嶺名

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

自引奇兵潛入霍山

霍山在霍邑東北亦曰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指是山之陽也史記謂之霍太山

緣

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

漢晉書軍司馬為軍司今軍吏亦謂之軍司

軍士憚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

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

令開山人皆無顧出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

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

脩羅屯介休

隋介州治縣城在兩介休縣屬焉

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

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頴諫曰楊

素縣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

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

源

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置清源縣在晉陽西南宋白曰地理志榆次縣懷陽鄉魏戊邑今懷陽故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此

縣自漢至晉皆爲榆次縣地隋置清源縣因縣西清源水爲名王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

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斬之諒退保晉陽素

進兵圍之諒窮蹙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齋手詔勞素王頴將

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滅楊



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堅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棺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頽尸果於晉陽華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初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帝又徵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傾國亂之本山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

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會不知勢鈞位通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書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

隋因周齊之制婦人及奴婢部

曲課役各隨給田爲差軍人以二十一歲丁至是以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故有是詔是後兵後繁興盜賊羣起而是詔爲具文矣

章仇太僕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

木正在雍州在西面位

也故爲破木之衝

不可久居又譏云脩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

其驗也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

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元挺爲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

千匹庶人諒妓妾二十人左領軍大將軍崔彭卒彭少孤事母

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尙書略通大義高祖受禪

文宗仁壽四年

恆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常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  
有情容高祖甚嘉之謂之曰卿每侍側我寢處自安又嘗問曰卿  
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  
不敢廢也高祖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高祖稱善  
焉高祖嘗宴蓬頭可汗使者于殿上時有鵠鳴於梁間高祖命彭  
射之一發而中高祖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返可汗復遣使請彭  
相見高祖曰此必善射聞于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突厥  
可汗召善射者數千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鳥遣其善射者射之  
多不能中乃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  
歎服可汗遂留彭不遣高祖賂以綵綵然後得歸 丙申發丁男  
數十萬掘堽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

龍門縣屬蒲州長平郡澤州汲郡衛州

抵臨清

關唐志衛州新鄉縣度河至浚儀襄城浚儀汴州襄城汝州達於上洛洛

以道關防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長城縣屬吳郡今長興縣是也

謚曰煬癸丑下詔于伊洛營東京仍曰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今

所營構務從儉約蜀王秀之得罪也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

通除名久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邱和以

蒲州失守除名胄與和有舊數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

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膺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

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以和為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諡法好內遠婦曰煬去聲楚畢曰煬逆天建民曰

煬在位十三年為宇文化及所弒改元一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

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帝甚寵敬焉 廢諸州總

管府 丙申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

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

隋志

日南郡梁置德州開 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等以步騎

萬餘出越裳 隋志甯越郡置欽州 方親帥大將軍張遜等以舟師

出比景 比景漢縣屬日南郡 是月軍至海口 林邑出海之口 二月戊辰敕

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

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宏宣詔稱揚功伐 隋志巴州其章縣梁置又符陽縣舊置其章郡其一

作賜賚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為尚書令 唐六典秦變周

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于禁中自令丞丞通章奏而已

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

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

意端拱之官聽晉已來其任尤重

彩鐵裝帶 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

建東京 後周并齊以洛陽爲東京 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

州宦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峭道開菱冊道 左傳晉禦秦師於穀穀有二陵

焉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以避風雨也 論道元曰言山

徑委深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水無有譬峭石峭千峭之山蓋

峭之山峭水所出也石峭之山石峭水所出也所謂峭峭有二陵則

石峭之山也千峭之山千峭之水出焉其水北流瀉洛二道漢建

安中曹公西討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山側

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宏農太守梁柳修復故道太峭以東

西峭以西明非一峭也魏書地形志恆農郡有峭縣太和十一年

置縣有三峭山志又有西恆農郡治恆農縣有桃林隋志河南郡

桃林縣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陝縣後魏置陝州恆農郡後周

又置峭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恆農宮又熊耳縣後周置

有後魏峭縣大業初廢有二峭及峭石山新唐志陝州峭石縣本

峭移治峭石塢有峭嶺宮張寶縣本桃林古函谷關在縣西有桃

源宮洛州永甯縣本熊耳西五里有峭峭宮南三十三里有蘭岸

宮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不載所謂莫

焉道不知此遂起于何所入于何所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在朔方

西九里其山多欒柎其北曰桃林或者假柎字後誤爲菱冊遂爲

三才圖會卷之四 地理 大興元年

夏曆道與無敵不信又當考杜佑曰隋大業七年移建國道于南北鎮城開塔城樓谷諸去舊關四里餘○夏音宗塔音爾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

海觀省風俗其有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聽

詣朝堂封奏 敕宇文愷與內史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淵

北跨洛濱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縣仁宮水經注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西北

入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

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

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楊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其舊

渠也考異曰錄記作皇甫公儀又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是故

云發兵夫五十餘萬今從略記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是故

東京東去故都十八里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壑東出瀨水之東西出瀨水之西其城西面連苑距上陽宮七里苑牆周迴一百二十六里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故自苑引之為渠以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

歷蔡器入汴

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河水東合汜水又東過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滑口又東過滎陽縣其溝渠出焉

足渠南出為汴水漢之滎陽石門即其地也隋志

陽郡滎陽縣開皇四年置曰廣武仁壽元年改焉

又自大梁之

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

大梁即浚儀也引河入汴汴入泗蓋皆故道

又發淮南民十餘

萬開邢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

春秋吳城邢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邢溝貫今揚州城中山陽今

淮安州楊子今鎮州

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

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

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

東至成臯

隋志鄭州滎陽縣舊置成臯郡

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于東

京四時祭高祖

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故以名宮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

走之師度閭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

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



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卻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

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

新唐書林邑奔浪陀州其

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

俗曰林邑南水步二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樹兩銅柱法界處

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宋白曰馬援討

交趾自日南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又南行二十餘里有西屠夷

國援至其闕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銅

柱五千里宋杜之說銅柱在林邑南今此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

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聚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

皆鑄金爲之刻石記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

於道初尙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素薦綱於高祖

以爲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久不得調威復遣

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

下吏按問會赦免官屏居於鄆

鄆縣屬京兆郡爲李綱爲何潘仁所逼致張本

五月樂

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

集海山三

神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

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

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

復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芙蓉輿遊幸則去

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役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

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帝待諸王恩薄

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

或告其怨望咒詛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爲民徙邊

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 閏七月丙子詔曰方今宇宙平一文

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

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 八月壬辰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宏遣龍舟奉迎乙

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

洛水入河之口御龍舟

考異曰略記云甲子進龍舟按長歷

是月戊子朔無甲子

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

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陵波玉樓道場元壇板楫黃篋等數千艘

大船曰楫○楫音食入聲篋音蔑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

僧尼道士蕃客藥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滕艤艘舫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藥之并載

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  
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  
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契丹寇營

州

遼西郡  
置營州

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敗民可汗發騎二

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  
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  
發有紇干犯約斬之紇干突厥小官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

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

厥詐云向柳城

此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縣乃龍城縣龍城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開皇

元年改爲龍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

與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

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

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

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 初

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覓何可汗所虜

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順明元年

國人立

執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

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

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

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

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

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

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其

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

悲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辭延陋內俟斤字也唾爲小可汗與處  
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  
皆皆附之

兩大業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  
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二月丙戌詔吏部尙書牛宏

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

考異曰帝紀云尙書令牛宏禮部侍郎許善心按宏未嘗爲尙書令善心於帝卽位

之初已左遷並紀誤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

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

皮弁用漆紗爲之

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後周升日月於旌旗而闕三辰今復古制五經通義弁高五寸前

後玉飾詩增弁如星重巴曰以鹿皮爲之何稠用漆紗施象牙簪導

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

黃麾仗迄

唐遵而用之

大朝會大駕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

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髦毼之用者

殆無遺類猶不能給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雉尾一直十

纖烏程有高樹

烏程屬湖州郡志曰古烏氏程氏居此能祖酒故以名縣

踰百尺旁無附枝

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

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毛所役二十

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互二十

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

騎入東京

隋志伊闕縣舊曰新城開皇十八年更名屬河南郡北至東京二百餘里

辛亥御端門

唐六典東

京阜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

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

朝弁服佩玉

隋志五品以上服紫自公以下佩水蒼玉

武官馬加珂載幘服袴褶

珂螺屬生

海中潔白如雪色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溫公類稿曰賜入海為珂爾雅翼曰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

取其聲董巴曰續起於秦人施  
于武將初爲祥祐以表貴賤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六月壬

子以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陳爲齊王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

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

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畱而不補時牛宏爲吏

部尙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

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太常少卿裴蘊黃門侍郎裴

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

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  
注其入仕所歷之色

也宋末參選者具脚色狀今謂根脚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

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

百紙無所遺謬故帝獨委任之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



其奢靡孫氏復擢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室儼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稱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一有所瞻也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

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薨

考異曰雜記云初太子之遺疾也時與楊素同在侍宴帝既深忌于素

起二厄同至酒者不惟止藥酒錯進太子既飲二日而毒發下血二斗餘宮人聞素平常始知毒酒誤飲太子秘不敢言太子知之歎曰豈意代楊素死乎數日而薨後素亦竟以毒薨按史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薨妄有此論耳帝哭之敗聲而止尋奏醫伎令異平日昭之生也高祖命養於宮中三歲時于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與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遠離是以

帝耳高祖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及長有武力能引強弩而性謙  
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  
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  
賜其仁愛如此及病困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遂不救

太子勇追封房陵王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

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言楚與隋同  
分欲以厭之初文帝臨崩謂素曰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  
吾言吾去世亦殺汝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竟立帝至  
是素將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國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  
吾言吾今必殺汝素驚召子弟謂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未移  
時而疾作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恆恐不死素

亦自知名位已極不可餌藥亦不將慎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宏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初或之配成懷遠也有詔徵還至胥陽漢王諒遣使馳召或欲與計事或初不知諒反爲使所逼遂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自稱危篤諒怒而囚之及諒敗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又徙敦煌及是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八月辛卯封皇孫伉爲燕王侯音談又音淡伉敏慧美姿儀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又封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令置洛口倉於

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興曰兄所作器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甯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勅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畱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然其奏乃鳩殺長甯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閒使於路盡殺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吏部尙書牛宏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脩律令宏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

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賢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宏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甯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此綱紀謂長史司馬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善其言而不能用炫少以聰敏見稱與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暈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員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壬辰改州爲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

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

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太府寺止掌左右藏黃藏其尚方司與長

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改左右

右翊衛左右備身爲左右翼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爲左右

屯衛加置左右禦衛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改領

左右府爲左右衛身府左廢伯子男爵唯王公侯三等 正好

文學之士初爲晉王時招虞世南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諸議參

軍柳習爲之冠晉音 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晉有口才

每有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俳諧由是彌見親狎及嗣位拜

祕書監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雖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

遣召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

爲偶人以象晉施機關能坐起能伏每於月下對酒輒命官人置

之於座與相酬酢以為歡笑 丙申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

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

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啟民遣其兄子毗黎伽

特勒來朝辛未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與駕上不許 初高祖

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 四親廟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  
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

祖獻王廟四曰皇考  
太祖武元皇帝廟 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

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

始祖而三餘竝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

京建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謩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

朕何所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

竟不果立 帝過雁門雁門太守耶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

守楊廩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廩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

兵經突厥中指于涿郡又恐啟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

旨啟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故地休冷陁山南與支水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其北者爲室韋新唐書室韋丁零皆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獵越河○獨音惱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啟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

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

所在諸侯躬自灑掃翫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

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

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

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



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

屢策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

竝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寮定襄太守周法

尙朝於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

事見二十卷漢

武帝元封元年

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屯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

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

法尙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開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

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

曰卿意如何法尙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竝在

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卽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

壘重設鉤陳

鉤陳曲陳如鉤象天之鉤陳星

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

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  
左武衛將軍啟民可汗復上表曰以前聖人先帝莫慈可汗存在  
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兄弟嫉妒其欲殺臣臣  
當是時走無所適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  
投命丟來聖人先帝憐臣且死養活勝於往前遣臣臣大可汗坐  
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  
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種種無少短臣今憶  
想聖人及至尊養活臣事言不能盡並至尊聖人心裏在臣今非  
昔日邊地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  
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啟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  
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

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啟民帛二十萬段

其下各有差又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

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有陰山有紫河通典紫河發源朔方志定襄 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 尙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

二旬而畢死者十五六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穎諫不聽穎退

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穎又

以帝過啟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

易恐爲後患又謂安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尙書宇

文弼私謂穎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

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豈可汗太侈竝爲人所奏帝以

爲誹謗朝政丙子高穎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穎諸子徙邊弼妻  
子沒官爲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穎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  
蒙委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  
擒虎皆穎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  
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穎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于當世  
帝之爲太子也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  
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將史萬  
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其  
意蓋自許也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有文武幹用歷職顯要聲  
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故帝忌之死非其罪天下莫不痛惜

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爲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淡雅不以職務爲意退朝縱酒而已身雖羈旅見北閭豪貴無所降下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琮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沿金河隋志榆林郡有金河縣杜佑曰單于都護府秦漢雲中郡地也治金河縣有金河上承紫河宋白曰金河縣卽漢盛樂縣地時天下承平百物豐盛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

膝稽顙無敢乘馬啟民奉虛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啟民奉

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

曰呼韓頽頽至層霄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

義成公主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襴各一竝衣服被褥錦綵特勒

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己丑還歸國癸巳入樓煩關

樓煩郡治靜樂縣有縣官壬寅至太原詔營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

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

張衡河內人帝改侯

州爲河內郡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九月己未至濟源

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河內郡幸衡宅帝悅其山泉畱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

食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辛未長星

見南方竟天 壬申以濟王暕爲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

思為納言 冬十月敕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

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藝戶其家以技藝名者陪贈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

交市帝改甘肅為張掖郡交市為互市也 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

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

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

去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水之所出也 北海以南縱橫所互將二萬里發自敦

煌帝改瓜州為敦煌州 至於西海此西海在條支西 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

高昌南道從鄯善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為西州鄯善唐為新羅波地 從中國而出以三國

為西域門戶從西域而入總濟敦煌為咽喉之地且云以國家威

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汎汜蒙谷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曰禹本紀言

崑崙月出崑崙 但夷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疆邊故朝貢不通今竝因

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  
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渾厥謂吐谷渾  
失厥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  
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  
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全張掖  
引致諸胡略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  
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  
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  
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終